

从世界经济的平衡性来看,应该是美国而非发展中国家提高利率。如果美国因为担心在房地产市场和住房价格尚未稳定之前,加息将使经济面临进一步的衰退,不想承担治理全球性通胀的责任,则全球的流动性过剩局面将更为严重,最终将导致更高的治理成本。因此,美国亟需推出负责任的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并着手规范投资银行。

美国率先加息:全球通胀治本之始

◎章玉贵

在全球性的通胀使得世界各国的央行面临10年来最棘手挑战的关键时刻,作为全球经济主导力量的美国,若能率先加息,不仅是全球协调解决通胀问题的关键之举,亦成为衡量美国是否真正承担国际责任的一根标尺。

毋庸置疑,通货膨胀已是一种世界性的危机,尤其被认为是潜在力量中心的新兴经济体国家遭遇了更严重的通胀,一些国家经济几近失控。倘若没有全局性的对策,则极有可能演化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而细究此轮通胀,显性的原因在于上一轮全球流动性过剩推高价格,以及消费升级、人口增加,能源短缺导致大宗商品尤其是农产品价格高涨;根源则是美国经济失衡下,美元贬值以及次贷危机以来美联储降息、注入流动性,继续刺激流动性泛滥而引致的连锁反应。因此,解铃还须系铃人,美国必须在检视自身经济发展问题的基础上,通过制定前瞻性的经济决策,真正使自己的货币政策服务于本国乃至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

众所周知,美国经济在1980年代就已经严重失衡了,双赤字的不断扩大,使得美国必须寻找不断补充经常性逆差的来源,以确保其资本项目下的顺差。于是在1990年代,美国利用其话语霸权大肆炒作新经济概念,通过资本市场吸引了大量的外国资金输入美国。并凭借其国家信誉,吸引日本和中国等国大量购买美国的国债,间接地支持了美国的经济繁荣。科技股泡沫破灭和“9·11”事件发生后,美国通过房地产市场来保持资产价格上升的态势,于是过剩流动性通过新的信贷工具流向房地产市场,在缔造了经济的表面繁荣之后,也导致了美国房地产泡沫的膨胀。而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裂,资金又离开房地产市场和信贷市场进入大宗商品市场,成为推动商品通胀的主要力量。

另一方面,自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每遇到金融危机爆发,都习惯性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救市,结果却造成了全球流动性过剩以及对世界经济稳定的构成严重威胁的对冲基金的涌现。投机基金也抓住了全世界经济的“软肋”,即:全球经济增长依赖美国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的不可持续性。于是,总量超过15万亿美元的投机基金大肆炒作原材料市场,助推了石油等初级产品价格的暴涨。甚至通过唱衰并大举做空美元,某种程度上促致美国采取弱势美元政策。而美国持续降息和美元贬值,已经被证明为是转嫁本国危机的不负责任行为。

因此,求解全球性的通胀,各国不应只考虑到本国利益,更应该有全局性的目光与全球责任感。各国尽管可以在检讨本国货币政策的同时,通过积极寻求货币以外的其他政策渠道缓解通胀问题,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的行动。毕竟,在这个世界上,美联储是全球货币政策的风向标,美国治理通胀的传导效应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

然而,目前央行在下一步货币政策上的博弈已经陷入萨缪尔森所说的“合谋谬误”。在全球化的框架下,货币政策的外部效应日益明显,某个国家如果

采取措施抑制通胀,其自身的经济增长就会下降,但同时有利于降低其他经济体的通胀。基于这种溢出效应的考量,各国外行都不愿单方面率先采取紧缩货币政策(如升息),都希望其他国家不要过度压缩需求,因为这将降低调整整个的外部需求拉动力,都希望某个国家尤其是美国既在国内保持低利率的投资拉动状态,同时将该国的汇率迅猛上升,因为这就意味着该国可以分担调整的内部调整成本。发达国家普遍希望由美国来扮演这个角色。值得称道的是,在美国房地产市场暴跌美联储多次紧急降息以维系经济增长的情况下,欧洲央行出于遏制通货膨胀的考虑没有降息。而加拿大、英国等则跟随美国降息,通胀水平应声抬高,扮演了不负责任的角色。而中国较为负责的货币政策已经令本国承受了巨大压力。即便如此,美国也不要指望身子

骨还硬的中国通过“硬扛”的方式来承担国际调整的成本。

全球经济在过去几年中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强劲的美国消费增长以及中国投资的激增与低成本带来的低通胀。而当前的全球通胀问题并非单一的国家可以改善,需要全球各国积极配合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治理。但是,从美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以及影响来看,美国应该率先承担起治理全球通胀的责任,而不能一直仰仗美元霸权获取的低成本收益。诚然,美国加息可能恶化美国的经济,但这是美国承担的国际义务!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通胀大部分都是海外输入的。即使他们提高国内利率也不会对粮食或石油的国际价格产生多大的影响。因此,从世界经济的平衡性来看,应该是美联储的率先加息无疑将是全球通胀治本之始!(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令人担忧的是,全球央行货币政策

行政事业性收费应逐步走向终结

◎吕青

6月4日,上海市政府宣布取消和停止征收14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此次取消和停止征收的14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涉及30个政府部门,近20亿元人民币。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表示,上海要成为行政效率最高、行政透明度最高、行政收费最少的地区之一。

众所周知,名目繁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既是乱收费的载体,也是腐败的寄生体。因为,伴随着合法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滋生出了庞大的乱收费项目。尽管法律要求,行政事业性收费要根据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依照国务院规定程序批准,在实施社会公共管理以及在向公民、法人提供特定公共服务过程中,向特定对象收取。但在现实中,这一规定基本上被悬空。

由于信息不对称,公众很难对某项收费的合法性作出准确判断,更多的时候是盲从或无奈地顺从。甚至,就连那些已经失去合法基础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在许多地方还一直堂而皇之的存在,成为中小型企业尤其是创业者的沉重负担。以个体工商户管理费为例,除了这次宣布取消这项收费的上海,还包括四川省、北京市和天津市,其他很多省市则仍在继续收取。但实际上,个体工商户管理费早已失去存在的法律基础并被明令取消。2005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际联席会议关于治理向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企业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等问题的通知》第三条明确规定:对非公有制企业与公有制企业实行统一政策,取消专门针对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等非公有制企业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政府性集资、罚没项目和各种摊派等歧视性收费规定。”



与税收相比,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征收标准缺乏透明度与严格的规范,从而,成为一些部门敛财的工具。如:超越权限,擅自审批或自立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转移行政职能,变无偿服务为有偿服务;利用职权,强行服务,强买强卖,把权力商品化;凭借垄断地位,在经营业务中乱收费、乱提价等乱象。

并且,一些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借助行政事业性收费不透明、不规范的机会,吃拿卡、要以或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严重影响了行政事业单位的正常管理活动,影响了经济、社会生活的稳定,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同时,嫁接在行政事业性收费身上的各种乱收费,成为创业者的头号杀手,严重抑制了我国中小企业创造的,中小企业总产值和实现利税分别已占全国总量的60%和40%,中小企业还占了出口总额的60%,提供了大约75%的城镇就业机会。在目前就业形势依然严峻的今天,通过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减轻创业者的负担,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从而提供更多的机会,无疑是最佳选择。

其实,行政事业单位作为服务机构,已经享有了纳税人通过纳税提供的活动经费,它理当为纳税人提供服务而不是对相关服务标价出售,这不仅降低了职能部门的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也加大了社会运行成本,并且,也不符合现代社会的服务理念。因此,行政事业性收费应该逐步取消。行政事业性收费越少,借助合法收费衍生出来的乱收费越少,官员越容易廉洁,效率也更容易提高。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行政事业性收费应逐步走向终结。

Column | 专栏

怎样解释政策目标与效果的“漂移”

在社会经济领域,一旦在一定时间内市场运行“规律”为群体掌握,群体一“规律”之间相互作用就会形成新的“异化”力量,即经济发展过程中,当主观的认识成为一种“客观”的市场力量后,就会进一步形成“社会自然力”。考察各项使市场在效率与公平之间有效运行的调控政策,就会发现政策目标与政策效果之间的“漂移”。今天,这种漂移已成为宏观政策效果不彰之谜,也成为政策导向与实际效果争论的源头。如果我们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对政策效果漂移现象就会有合理的解释:市场发展规律一旦为政策制定者或者投资者群体所认识,便转化为具体而具体的政策或者投资行为,进而对客观的市场运行规律产生扰动,“主观政策—客观规律”间共同产生出一组意料之外的扰动结果,这种结果又会反作用于原来的运行轨迹、主观的政策认识或者投资行为。

中国资本市场的主体,当然是在中华文化环境下成长的中国人,毫无疑问会带上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烙印。伴

着中国人潜意识中的“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等情结的,便有从众行为、羊群效应等非理性现象。投资者群体对资本市场的政策调控往往又爱又恨。市场不景气时,期望具有父爱精神的政策出现;市场牛气时,就强烈反对政策干预。著名的“印花税”政策,就因为投资者特有的群体性情绪而出现了政策效果漂移现象。2007年5·30“提高印花税率,目标是让市场适度降温,以求平稳增长。但投资者群体在惊恐之余,发现还可以利用限禁股要到2007年底才可大规模减持的股改政策空间,大批散户便以认购基金形式避免印花税率上升的冲击,抑制性的印花税政策因此漂移了近半年才收到效果。同样,当市场出现过度惊恐,非理性的恐惧行为导致了市场过度下跌时,印花税率再度调整,回归原有水平,但投资者群体对解禁股的顾虑抵消了印花税率调整的效果,市场又一次出现了政策效果漂移。

如果说金融市场的复杂有如天体运行,则“金融天体”运行之轨迹虽然已为

临时价格管制是必要的

◎魏也

日前,山东省政府下发紧急通知,要求省内煤矿增加供应,不得随意涨价,七八九三个月,所供电煤在6月份基础上每吨下调10元。这是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末放开煤价以来首次对市场煤价进行干预,也是继2008年1月中旬,发改委和几十个省市出台价格管制政策以来,又一引人瞩目的举措。由于其他诸多省市也面临着与山东同样的问题,对煤价的管制可能会被越来越多的省市效法。

我们知道,去年我国CPI在4月份同比上涨3.6%,5月同比上涨3.4%,6月同比上涨4.4%,7月同比上涨5.6%,8月同比上涨6.5%……是一个逐步加快的过程。相应的,CPI同比涨幅,也会在5月份之后,逐步减弱,然后,再逐步放松价格管制而更多地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将能实现电价、油价等商品价格的平稳过渡。否则,在通胀压力本来就比较大的情况下,如果不考虑时机选择,一味照搬经济学教材,直接取消价格管制,将所有商品的价格完全交给市场来调节,将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事实上,通胀本身就是市场调节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失灵的结果,这个时候不能过于依赖市场自身的调节功能,而需要行政力量的适当干预。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适度的价格管制可能更有必要,那就是国际投机因素。最近几年,由于美元贬值,国际热钱涌向大宗商品领域,导致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油价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竟然突破每桶135美元。如果我们的油价不受任何价格管制,完全随着国际油价起伏,就使得国内油价听命于国际炒家的指挥棒上涨,这不仅会增强投机资金的炒作欲望,也使得我国油价因为丧失一个基本的平衡点而陷入暴涨暴跌中,从而,威胁我国的能源安全,并引来更多的投机者——当然,也包括国内的投机者。

因此,对价格管制完全否定的观点并不可取,在目前这一特定阶段,适当的价格管制可以为我们换取更多的抑制、缓解通胀压力的时间,避免通胀力量的集中释放。我不喜欢价格管制,但在必要的时候并不排斥它。

“限塑令”背后的沉重话题

◎郭凤霞

每年使用30亿个塑料袋来计算,大致要用1300万吨石油。“限塑令”出台的另一个背景应该和国际石油价格高企不下有关。从2006年3月起,石油价格从每桶60美元开始走高,只用了两年时间就翻了一番。到今年5月22日,已经飙升至每桶135美元。根据国际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和摩根大通的预测,国际石油价格将长期走高,不排除年内突破150美元,2010年达到200美元的可能。尽管我国是世界产油大国,石油产量已连续13年位居世界第五,但石油消费量的增长远远大于产量的增加。随着我国国内对原油进口的需求量持续上升,高油价也直接导致支付原油采购成本的上升。而这两项的成本,最终还是由国内以石油为能源或原材料的相关各行各业来承担,从而降低行业利润,加剧通货膨胀压力。再说的远一点,地球上的石油资源到底还能开采多久,能供人类使用多少年呢?任何一种资源都会耗尽殆尽的时候,因而节约使用能源绝对不应该是一句空话。

最近几天,“限塑令”正在成为人们广泛议论的话题,有人认为自正式实施以来,效果出人意料的好,“限塑令”正在化为很多人的自觉行动,说明国人的环保意识大大觉醒;也有人认为,或许没有想像中那么美妙,不要变成另一场秀,再重演一次性筷子的故事。笔者以为,“限塑令”并不是“禁塑令”,在没有其他可替代的一部分。但由于价格低廉,免费赠送,出现了普遍滥用的现象。最直观的,我们在菜场买菜,一把青菜一个塑料袋,甚至几根葱一块姜都会给一个。按一个蔬菜摊位一天送出100只塑料袋来计算,200个摊位的一个中型菜场一天之内就可送出20000只以上,一个月60万只,一年则可能高达730万只,而全国有多少万个菜场都在这么做啊。我们知道,塑料是人工合成的有机高分子化合物,在自然条件下要200年才能腐烂,并且严重污染土壤。而可降解的塑料研制到现在,还远远不具备推广价值。如果采用焚烧的办法,则会产生大量严重侵害人体健康的二恶英等有毒气体。据了解,目前1000吨城市垃圾中,就有6吨塑料垃圾。这样下去,地球总有一天会被塑料袋所覆盖。从这个意义上讲,“限塑令”就是对“白色污染”的一种宣战!

如果追溯到源头,塑料袋普遍滥用的背后更是一种对石油资源的浪费。按照中国消费者

市场规律一旦为政策制定者或者投资者群体所认识,便转化为具体而具体的政策或者投资行为,进而对客观的市场运行规律产生扰动,这种结果又会反作用于原来的运行轨迹、主观的政策认识或者投资行为。因此,研判政策效果,不仅要考察各种变量相互作用后产生的结果,还要考察投资者群体的主观认知对它的反作用。

◎李国旺

周洛华先生在本周一的专栏中说:“当我们揭示了市场的某些规律之后,市场立即用暴跌和危机的方式来改变其原有的运行方式,使我们每一次试图预测市场走势的努力都化作徒劳。”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我以为,要解释这类社会经济运动中类似的“异象”,就得灵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来分析,看看主观的认知力量在成为“客观事实”后对原来的“市场规律”产生了怎样的反作用。这样,我们才能科学解释当今各种金融之谜。

市场是各种利益主体利益交换和

西方金融学界数量化进而线性化地“掌握”,但仍然存在大量的“谜”。事实上,金融市场的运行规律即便如天体般可以精确测算,一旦介入投资者群体,则这一“天体”轨迹就会漂移。在经济和金融理论研究中,也有如量子力学般“测不准”的原因,就在于“群体认知—规律(天体)”以及“客观天体”—“主观天体”之间多重规律共同作用产生了不同层次功能,这些功能反作用于市场,致使市场原来的模型预测的结果出现“漂移”。如果投资管理者在杠杆和流动性方面没有实现动态平衡的话,如果杠杆和流动性同时失控,如果市场群体的主体认知此时仍在过度利用“模型”进行杠杆操作,则必然造成致命的打击,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灭亡就是最好的证明。

如果要在金融投资中快乐地幸福地进行,我们不仅要寻找客观存在的各种变量(道或理),还得寻找这种变量共同作用后群体主观认识产生的主观能动作用,因此,我们不仅要考察各种变量相互作用后产生的结果,还要考察各

种变量产生作用和结果后,投资者群体的主观认知对它的反作用,以及这种反作用反过来作用于市场产生的“次生结果”和“衍生结果”。因此,如果我们只是研究各种变量相互作用的直接结果,忽略对于这种结果引发的群体认知产生的主观作用和主观作用反作用于各种市场变量的结果,那就只能发现第一步的线性结果而无法发现第二步和第三步次生和再生的结果。

圣人本无心,以百姓(群体)之心为心”,只要我们把握住各种利益主体对不同利益的追求之心,就会发现原有市场变量交互作用后产生的新变量的规律,以及各层次规律与各种结果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能够这样,面对“四面八方”各种主客观力量的作用及其作用的各种结果,通过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我们就有可能攻破现代金融学之“谜”,最终有效防止各种金融现象积累下因主要效果及次生效果的冲击而产生的主要风险、次生风险及再生风险。